



蘿山集 三

序記跋引

禰著

共四

16
2343
3



和
2343
卷 43

蘿山集卷之七目錄

續藏書齋

序

兩院儒錄重修序

是學齋韓公回榻宴詩序

甲契序

族譜序

鄉禮合編抄節序

沃野林氏墓田序

觀鄉錄序

密陽村氏族契序

南陽洪氏永思錄序

同樂園遺稿序

記

花谷書院重修記

掌苑署實蹟記

麗顯陵祭閣重修記

泮橋二禮設行記

近波亭記

題跋

題讀書錄

世連契序後跋
書鄉賢四先生行錄後

引

軒過錄小引

林居五錄小引

婚書

鼎休婚書

泰休婚書

--	--	--	--	--	--	--	--	--	--



蘿山集卷之七

序

兩院儒錄重修序

崧陽院中舊有崧陽花谷兩書院儒林案一冊竊稽
 參案諸公槩是萬曆年間所錄也傳保累百年式至
 于今數年間忽失所在豈入於亂帙而蒐尋不得耶
 抑或為人所取去耶可異也已故朴公東亨家有謄
 書一本乙卯修整時草案又得於金公希老家猶可
 為考信傳後之資其亦幸矣蓋是錄也規模甚嚴揀
 取極精殆無異汝南月朝評以乙卯節目推之可見

鄉先生及先祖姓諱俱載其間今若終至於泯沒無傳之歸其可曰有後耶於是作爲二冊子仍前修錄分藏于兩書院俾來者知是院之舊有是錄也或曰原錄則傳書宜矣繼之以草案無或爲爭鬪之階耶此固似矣然因前人已成之緒使之不沒其跡而已初非有紹述添修之計則亦何妨哉河公瑞呈李公宗喬實主其事而以余亦後裔中人使之記始末遂略叙如右云爾

是學齋韓公回榜宴詩序

上之五年辛丑卽是學齋韓公登庠回甲也公於

景廟辛丑年二十而中秋試司馬今年恰滿八十矣以得逢此歲爲奇幸不問日月之先後遂於三月十三日仍弧辰設回榜宴析簡邀鄉老者舊暨上舍諸人朝則畢至公爲具新恩冠服先行拜廟禮引諸賓與坐笙歌迭奏觥籌交錯嗣孫敬琦亦以前進士起舞助喜眞稀世勝事也蓋我朝設登第回甲宴者湖南有宋公純京都有李公光迪又有楊州趙培設司馬回甲宴餘外無聞焉國朝四百年大小科用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生逢回榜年者并公爲四人而已則今此之宴豈不有光於百世耶公首成四韻詩

以歌其事一時搢紳士林多屬而和之聯爲大軸公
俾余題其首次其韻以系之也

甲契序

鄉俗重同庚之誼多修契以申好此未知昉於何時
而便成鄉里之一故事也噫並世者有同胞之義况
於同里開乎而况於生同一歲乎宜前人之眷眷於
斯必欲爲講厚誼之道也歲乙巳高明叔倡議發通
於是同庚者畢至揔二十人修座日立條約又收如
干財力以爲取贏濟勝之資蓋念世固多修契事而
名以同庚其義尤別春秋佳節選勝觴詠暢叙幽情

庶爲老境之一樂也

族譜序

程子以明譜系爲收宗族厚風俗之本近世此法盛
行殆家家有之而吾宗闕焉豈不甚慨然也武乙卯
秋余在金馬郡請西原宗人元國議之則君奮然爲
已任遍往畿湖及海西宗人所居處收取閱五箇春
秋矣己未夏余罷官家居鎮川宗人重陽氏委來鄙
所更加彙括合成一編仍爲入印總若干件矣竊惟
我趙氏之貫稷山自漢成帝鴻嘉三年迄今二千年
中間文獻無徵系譜失傳姑從所知更修述並收諸

宗各成一派此亦譜牒之一變例也凡我諸宗毋以不繼遠祖忽之拱壁謹守傳之後裔則其於尊祖收族之義豈不少補云乎哉

鄉禮合編抄節序

恭惟我 聖上眷眷於化民成俗之道元朝既誕宣綸音今又纂成鄉禮合編印頒列邑俾各遵守服行荷歟盛哉此陶鑄斯民措世太平之基也第念飲射之禮起於成周而若唐若 皇朝若 本朝隨時損益詳略不同鄉約之法昉於宋呂氏而朱子增損之我 朝諸賢亦各有論述義例或異今聚在一書文

繁義博驟看者或眩於舉行不佞僭不自揆謹取其尤切而易行者謄成小冊子頒諸各面以為姑先誦習遵服之資於此而通其義履其事無所遺憾則以之而行遠升高可得全編之大指矣其各勉旃

沃野林氏墓田序

朱夫子作家禮以垂訓後世其祭田條曰初作祠堂計其見田每龕取二十之一以為祭田親盡則以為墓田立約聞官不得典賣其追遠之道慮後之意至矣吾鄉有沃野林氏其先以孝 旌閭有以孝友 贈持平其兩世墓在於府北深川里而旱田三十日

耕水田二頃之在於墓下者定爲墓田錄其長濶卜數以垂于後爾來百有餘年矣中間頗有貧畚所壞破自宗中輒復贖還如是者屢今年夏宗議如此不已則將見先法之漸紊位田之莫保於是更釐舊案附以家訓及鄉先生序跋呈官成貼其呈書及官題并爲載錄以成一冊子此實傳家之拱壁也自前前丁未已有壞敗宗約之弊故條列呈狀特受違先教者論以不孝之題門長又作訓以遺之及至壬寅又呈官印其案因火其券以防賣買之路如此而猶有不遵約者則不惟爲不肖子孫實是諸宗之罪人也

噫自有朱子之訓歷幾百年而未聞有置田聞官如林氏之爲者林氏兩世孝則固卓異顯著而後承之追遠盡誠不墜先範又如是其可謂世濟其美歟斯可敬也已林君孝根以其宗意要余識卷末竊觀前人之述備矣今何敢贅略叙立約顛末以諗之云

觀鄉錄序

恭惟我 正宗大王二十有一年丁巳深軫觀鄉之意表章儀禮鄉飲鄉射士冠之篇附以唐宋以下至本朝邦禮暨先賢刪述之文彙成一書頒諸八域于以陶一世於禮教之中今鄉禮合編是已繼又頒下

綸音縷縷千百言誘之董之自是莅是都之保釐諸公體 聖朝化成之意恢故都作興之方伊後七年之間凡兩行斯禮今年秋九月留相徐公又行之既而曰禮甚盛也與是會者固多循循可教之士而作輟無常則寒曝可惜遂捐置子母錢一萬文要作每歲率具之本俾及永後必欲居是都者常目而觀感意摯而慮遠矣竊惟先王制禮三百三千其文粲然而其本敬而已敬則誠也誠則久苟或徒得其文而不知其本則祝史有司之事非君子之道也入是庭而周旋於樽俎之間者進退升降之際須存嚴敬謹

畏誠心做去然後方可謂禮云禮云而近而入孝出恭之道遠而親上事長之義由是禮而油然而不知不覺之中則 先大王陶鑄之化其將入人者深而畱相興勸之力諸君子率循之美亦將拭目而俟相公命泮任成出節目謹取以錄諸左方遺之後人俾勿替今日之意而行之悠久云爾

密陽朴氏族契序

禮五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每歲一祭其墓百世不改此厚之至也故孝子 贈司憲府持平朴公之墓在府西白蓮山下子孫行歲祭之儀已有年矣而

薦享之需不贍以是病之於是鳩財作契子母取息以備每年香火之資推其餘修塋域養邱木其規模遠矣因置座目列姓名立條約以爲永久遵守之道噫尊祖敬宗人道之大端禮家之所重也歲一祭之法見於家禮而行之者寡今杜氏子孫居在鄉曲而能知其義舉以行之蓋其先祖敦孝之風有所傳襲而然也吁可尚矣公之五世孫弼邦以其宗之意問序於余遂書此以諭之云

南陽洪氏永思錄序

記曰樹欲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在人子欲孝

之心無窮而隙駟不掩警欵莫接俛仰虛堂致孝無地此實窮天之痛也於是述其系派記其言行或刻諸墓道或埋諸幽竈或編以爲帙以爲桑梓之慕此亦追孝之一道也洪君聖演一日携二冊子來示余皆其先祖表碣而其考同樞公文字尤多自遺事行狀墓碣壙誌以至鄉人輓誄靡不備載洪氏自高麗太師世襲圭組爲國朝著姓八九世以來流落浸微雖不能顯於世其居家行治有足爲後範狀誄諸文足以徵之矣君以藐孤後生能不泯先蹟以圖垂後可見其孝慕之深其可尚也已世之稱爲老成有

識者慮或不及於此不能表揚先懿以致湮沒無傳
視此編能無先獲之感乎余爲摩挲久之遂書此以
還之云

同樂園遺稿序

嗚呼此同樂園村公秀夫遺稿也公世居崧山之下
自其先公懶拙翁有文翰器局知名鄉里間公守確
而意豪雖身在韋布之賤而慨然有當世之志嘗擬
作一疏縱橫反覆殆五百餘言自開言路務聖學蘇
民瘼修軍政以至親賢德遠邪佞慎選舉正紀綱許
多事莫非切於時務而不少槩見於世惜哉公善隸

書每遇佳山水輒揮染石面見者竒之經歷蔡公緯
夏嘗就訪其廬贈詩曰筆掃千人陣口騰百代言村
大諫師海見其所書磊落來三字稱有骨筋精神而
實則公平生氣象盡該於此三字裏面矣其子宗徽
收拾如千遺文並誌輓文字屬余序之記昔壬寅年
間余與諸友纂修地誌於院齋公時時來訪談說古
今宛如昨日事今不可見矣人事可悲也公名文源
秀夫其字也

記

花谷書院重修記

松京治東五冠山南有花潭徐先生講道之所過而式者莫不有山高水長之思可與退溪之陶山栗谷之石潭相伯仲也萬曆年間慕堂洪公居留是都躬祠院以祀先生朴思菴許草堂閔杏村諸公賸享焉皆先生高第弟子也慕堂公私淑杏村之門道學文章冠冕一世蔚然為先生之嫡傳宜信之篤思之深備盡崇報之典也惟其歲月滋久風雨侵傷俎豆清肅之地將不免鞠草之歎士林之咨嗟多矣今留守相公以慕堂之玄胄為時名卿由宰輔出膺保釐之命政通人和克趾先美簿牒之暇來拜院庭輒慨然

興歎曰先生邃學清風百世師表而遺廟荒頽乃如是余適來守此土及今不修更待何時於是命工塲材葺治祠屋棟樑之朽者易之瓦磚之缺者補之修其墻壁新其丹雘以及齋厨亭榭無不煥然改觀夫右文尚德君子所厚前日之肇祀固有光斯文而百歲之後修補壞漏又必待相公斯可竒也叨已告訖相公命余記其事竊以載名其上為榮遂不敢辭略叙顛末以諗之云

掌苑署實蹟記

代提調作○
初本見年譜

端宗朝承旨

贈吏曹判書忠文成公三問之第在

京城白岳山下公以忠死其第没于官爲掌苑署公
廨逮 肅廟朝旣命復爵立祠還其田土之在勲府
者以付公所享書院 英廟朝又贈秩賜謚褒崇之
典次第俱舉獨此署仍在官籍未有以旌異之者今
上已酉公之旁裔坡州人成德修上言請贖還而朝
議以無後孫難之事遂寢越三年辛亥六月十一日
本署奉事臣趙有善以輪對入侍以署廨乃忠臣故
宅宜有表顯之道仰奏 上諭若曰金忠貞第依魏
鄭公舊宅贖還故事 先朝特命有司購給况此忠
文之第乎向以此問于筮臣而以無主可還尚今未

舉爾退與提舉相議先爲記其故實揭板廳事可也
臣櫝適忝本署提舉謹拜手稽首以對揚 休命焉
嗚呼公之精忠大節震輝百世旣可與日月爭光而
列聖朝嘉獎之道又靡不用極昭揭志事寵加崇報
諸道祠院春秋致享至若 陵壇配食之禮尤是曠
古之殊典則惟此一區遺宅顧無關於顯晦而 聖
心眷眷旣憫贖還之無處又軫故實之寢泯至有此
揭壁垂示之 命仰惟我 殿下褒尚忠義之道扶
樹名節之念不以微細而或間凡其遺芳剩馥之所
在雖一椽一桶亦思所以推美而表章之 聖意所

及嗚呼至矣仍竊伏念此署之爲公第也苟不知則已果已明知則固不宜一日仍置而尚今未遑者特以承受無人又無他可處之道理故耳然伏讀 聖教懇惻丁寧感歎之懷溢於辭表自覺庭除改觀棟宇生輝入此門而登此堂者莫不撫跡思人忠義自激天經民彝將有賴而不墜則區區名稱之在官在私又何足論也哉世之想慕公者亦可以無復憾矣庭東有一老松故老相傳謂公所手植尤菴宋文正公嘗撰公魯隱洞遺墟碑亦舉此松曰臃腫秃缺生意僅存而猶有歲寒之操正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

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變者其感歎興懷蓋不以樹木視也後之人不可不知此意因併附識云

麗顯陵祭閣重修記

國家守護勝國陵寢禁其樵牧太祖顯陵則別立祭閣春秋享祀甚盛德事也今 上丙辰教曰昨聞居留之臣所奏陵前祭閣幾乎不蔽風雨是豈我 列朝飭命守護之 聖意乎令該曹分付守臣就而葺治訖役後狀聞則當遣官致祭昔我 肅廟三十年命以春秋祭物本府封進而歷代陵寢或有降香祝處宜無異同麗太祖顯陵春秋享祀下送香祝事定

式例用祝文禮判既帶文任使之撰進於是守臣奉承聖教撤舊閣而新之南北三楹東西四楹翬飛鳥革煖然改觀推其材瓦之餘者增修齋官之室器用之傷毀者改之儀式之謬誤者正之著為成法永垂後世在朝家崇報之道可謂無餘憾矣竊惟朝廷追想前代盛烈備盡陵享之禮此實曠千古盛典而隨事綜理得其機要不勞民而完大役則守臣之功與有大焉守臣實今度支長趙公鎮寬丙辰居留本府興廢舉墜政無不修而殫竭誠力贊成曠典又如此宜府人之尸祝而不忘也越三年戊午本陵

參奉王君信弼來言曰前此有事必有記斯役也尤有重焉而尚無楣揭實欠典也盍為識之余曰諾謹書此以誌之云

泮橋二禮設行記

鄉人飲射之禮出自周公所制而秦漢以來寥寥數千載無能舉以行之者聖人所以垂世範俗之美殆無所徵良可慨焉惟我聖朝運際文明治挽成周鄉禮合編之書成而禮教大行於世猗歟感哉今留守徐公美修葺府之初首訪宣化正俗之要與都人士講定飲射儀就泮橋之側春秋行之其尊卑長幼

之序升降揖遜之容燦然可觀斯誠故都作新之機豈不美哉既而曰率錢具食雖載於朱子書貧儒宴士亦或難之此不可不慮於是出捐官錢二百緡存本取息又別為添助每年得錢三十六緡分用於春秋行禮時其規遠矣竊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所以固人肌膚堅人德性故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禮之爲用大矣而鄉俗貿貿知之者尠今幸賢守闡揚王化風勵一方三代威儀得以復見於今闔境人士莫不聞風興起况奉觴志毅周旋於樽俎之間者哉夫子之訓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進退升降者禮之文恭敬退讓者禮之實因其文而得其實其庶幾乎且夫天下事患在於有始無終苟能相與遵守久而勿墜庶不負今日設施之感意云爾

近波亭記

白川郡東臨大江江之東即松金也之二郡北境之水西流至猪灘得平山西北諸水遂成大江南流爲助浦迤邐右夾郡界南過五峯爲錢浦又南爲碧瀾津津之東岸舊有息波亭臨危壁挹平瀨在龍爲名勝今廢爲墟自此西渡行數里彌羅山下值南有一

佳區宅幽而境豁具公汝軫構小亭扁以近波蓋取唐人近水樓臺之義也螺鬟入簷鯨波當戶風帆沙鳥棹歌漁火極目東南氣像萬千公之選勝豈偶然也公綾城華胄世居京洛其先祖連川公師事尤菴先生己巳之禍逆跡于外婆娑海曲至公祖考參奉公遂營菟裘于斯公性豪放善歌酒喜延賓士大夫行過是郡者莫不造訪相携登斯亭或留連數日而歸亭之勝將與公風流共顯于世矣公雖落拓一老而世德則盛亭雖樸素小構而景槩則美過之者孰不欽歎稱之為西州勝賞也哉余聞亭成竊為引領

而病未能登覽姑記其事以寓向逞之懷云

題跋

題讀書錄

朱子曰學者須先讀小學邦箇是做人底樣子又曰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今以此五書為主讀每日十數章五十讀或盡卷通讀要令精熟次取六經及他諸書日十數板隨力熟讀周而復始其序如左蓋

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善之
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亦朱子遺訓云

世連契序後跋

昔在嘉靖甲寅鄉先生及一時文士會做于泮齋書
同苦錄于駢賦冊下面為二十八人隆慶己巳又書于
其冊上面為三十四人後百十六年崇禎再甲子金
公韶夏得於故紙中託金公隼翼為序以發揮之又
倡議修契名以世連蓋冊上下面中前後題名通五
十四人其中大小科甲為三十二人而徃徃有顯仕
者如泉谷宋公又以殉忠大節廟食千秋當日文會

之盛足令百世興感况為其後裔者乎此事在龍蛇
之前其間閱幾箇劫運而舊錄尚傳遺墨未沫宛然
如昨日事此誠竒幸之甚而發揮紹述張大其事使
後之人油然而生慕先之誠金公之賜其亦大矣自崇
禎甲子凡六度修契而今 上庚子又有繼修之議
以余六代旁祖上舍公五代祖考上舍公俱在錄中
先祖考及先人俱叅修契屬余為跋余惟修為契案
列錄姓名者文也講信修睦不墜世好者實也因其
文而勉其實其庶幾乎諸君各相勉旃

書鄉賢四先生行錄後

舊都自花潭先生倡道之後賢德之士稍稍繼興有若竹溪先生馬公市隱先生韓公訥齋先生金公西村先生李公皆沉潛性理之學行誼著於鄉其造詣淺深非蒙學淺見所敢題評而今以諸名公論述及兩華使稱道之語觀之則學明行修功存後人其可祭於社無疑也但祠院之特建既有 朝禁不可輕議星州之檜淵玄風之道東皆有院旁別祠其規模稍簡約近世又有紙牌行祀之規事體尤輕依以行之似可無嫌矣或曰距花潭于今二百有餘年其間紹先賢之遺緒爲後學之矜式者豈惟四先生而已

乎曰故都文獻之風固遜於湖嶺而有志斯道從事斯學者亦不爲不多誰敢軒輊於其間第其見於當世之名論者惟此四賢尤著姑以是爲斷餘以俟後賢之尚論可也噫世級漸降士趨益卑苟非表章先覺之賢亟舉尊奉之典何以激厲頽俗俾多士知所勸也哉

引

軒過錄小引

崇禎百二十六年癸酉季春同志者合力建小齋于蘿山之頂爲讀書講學之所遠方士友時或相過聞

又斯文長者經由枉臨其蹟宜不可泯也茲實小冊
子隨輒敬錄之云

林居五錄小引

余自少爲學略有記述而辭致蕪拙不足以傳後惟
其行已本未累朝恩典經疑劄記師友問答及他
記述有不可全沒今以此分爲五錄以備後考餘皆
刪去云癸亥九月初吉書于蘿山書室

婚書

鼎休婚書

竊以道始夫婦實爲萬祿之源禮重婚姻斯合二姓

之好茲稽古典謹效微誠仰惟海平故家允矣洛師
華閨庭訓濡染奚但詩禮之傳閨範靜貞必勤組紉
之習茲許淑德之令愛貺室寒門之駮孫嘉命遠承
曷勝詠桃之喜薄幣恭奉粗效附葛之私自幸結親
於高門庶望著美於宜室

秦休婚書

伏以述孫在抱愧無蒙養之功高門托親庶成咸吉
之羨敬奉菲幣迨茲旭朝恭惟執事闕閤故家簪組
玄胄龍蛇之盛烈追想寧忽趾羨之方羊虎之舊阡
來依益謹奉先之節第當擇婚之際不以微門爲嫌

過聽居媒之言雖鄙亦取遂定合好之議其吉有期
伏承嘉命許以令愛貺室僕之第二孫泰休茲奉告
直之辭謹行必誠之禮

蘿山集卷之七

蘿山集卷之八目錄

雜著

書示及門諸士

書為學要語示門人

書示鼎休泰休

金中錫字辭

禮說

喪冠作輒法

婦人冠服制

羨湖先生遺事

澁湖先生行狀籤論

諭大小民人

諭境內士民

曉郡中諸吏

諭郡民李興贊兄弟

諭郡內士民

諭各里洞長

鄉約條例

蘿山集卷之八

雜著

書示及門諸士

朱子曰初學且看小學邦箇是做人底樣子又曰不
 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絜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
 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
 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今以此五書為主讀每日
 約其課熟讀成誦虛心玩味須要令浹洽每旬內所讀

書溫習
講討

次將五經

詩書禮經
易春秋

或他諸書隨力讀取

讀書有疑隨手劄記

課讀之暇或靜坐存心或汎閱他書或習字作文或出而將泳發舒精神

夫人之有生也必有所以爲人之道焉從古聖賢闡明發揮著之於經學者必即是而讀之沉潛玩索積累漸進則自然開明於道知所向矣抑嘗聞朱子之言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鶩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

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徃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然則求道之要莫先於讀書窮理而讀書窮理者又不可不先用力於居敬存心之地也

書爲學要語示門人

恬養身心先立主宰讀書玩理反躬實體

專讀五經
博通六經

史諸子

學者工夫莫先於養心而養心之要須讀書浸灌義理然無體驗之功非已有也日昨和叟敬初可圓允衡稗度諸君有所問茲書此以諭之須各勉念而轉以示同志士友如何

書示鼎休泰休

癸亥

讀書主讀小學近思錄及四子六經而每日十餘行五十讀夕講一二大文周而復始兼讀禮經諸史子集每日隨力讀取其體裁之可法文字各逆其數十篇西安令成誦也

金中錫字辭

程夫子論中之道曰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蓋天下之理莫善於中而敬所以養其中學者必先乎主敬之功然後可以涵養本原以立天下之大本也金稗度讀書為學深得用功之要蓋從事乎程子敬中之訓也遂名其子曰中錫字以伯敬其意深矣這秀才他日年進識長果能顧名思義則奚翅不負庭訓庶可得伊洛傳心之旨矣勉之哉

禮說

或有問曰人有一子三孫而孫之長者既娶生男忽

然出去年久不還其父母死俱不奔喪今其祖死以
孫則出去者之二弟在以曾孫則出去者之子在誰
當主喪耶或引尤翁所論閔家事以爲其曾孫當承
重此說何如余曰凡出去不還人限其中壽尋尤理
絕則發喪制服者禮也今無此節拍而遽然死其父
承重其曾孫豈成事理耶閔家事其父雖生存而無
精神知覺便同死人故不得已引宋朝事爲此權宜
之道而其時猶多紛紜之說久而不息若論此事則
其父之生死未判又非狂易喪性之人則其難處又
有甚於閔家事矣或曰此人不奔父母喪天地間罪

人其子不可使繼世承統此論亦嚴矣要之此事是
人家變禮不可輕易處之博議于山林長者畢竟有
君命然後其論可定矣

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又父不爲庶子之妻主喪如人
有庶子之喪則當以亡子題主矣其妻又死則其子
爲主當以顯妣題主否內外神主各異其主得無掣
礙之端否

尤菴答閔老峯書引喪服疏曰生父母爲出繼子服
大功蓋私親爲出繼人降一等故也頃年有人問出
繼子婦服朴永叔以爲服大功如兄弟子婦之服意

其然矣今以疏義推之則蓋子與兄弟之子本同服其子出繼而降則反輕於兄弟之子不當以本服論其夫既降爲大功則其妻當適降爲小功更詳之尤翁論葬先輕祭先重之說曰贈及題主等事均是虞祔前所行之禮不可以父未葬而有所碍矣蓋有人同遭祖母喪及父喪以服之齊斬斷其輕重先葬祖母故論之如此頃年先師金先生葬時洪夫人遷祔同日行窆因金士達議洪夫人下棺後不行贈禮待先生贈禮後始為行之據尤翁此論則似爲未穩矣抑祖母及父雖以齊斬斷其輕重然既代父承重

則恐不當以祖母爲輕喪更當詳之

與權思誠書曰遭妻喪者失練祥之節於其期也直行練祭遂禫服旣而覺其非禮欲追行大祥若然則當喪服至祥祭而去之耶此實變禮然竊意旣脫之服還着亦似未安以過時不祭例處之似當未知如何

繼禫之宗亡室神主尤翁以爲當就祔宗家然粉面旣非宗子屬稱且於歲時薦獻事多難便矣欲祔於禫廟則有違孫祔祖之義何以處之爲得耶

喪冠作輓法

廣七分五釐

廣八分兩摺為梁通上間四分為三重下二梁放此

廣七分五釐

廣八分兩摺為梁

廣七分五釐

廣八分兩摺為梁

廣七分五釐

謹按喪冠作輒之法禮無明文故臨時倉卒信手提起分寸不一廣狹無常竊嘗病之今依備要緇冠襍積儀謹作圖如右計用布一長條廣五寸四

分指尺縱摺為三梁當廣三寸兩端又各剩寸餘以

備臨裹內掩可也其餘作材縫武等法備要詳之

婦人冠服制

髻

凡作髻者梳四旁下邊髮垂下取上邊髮少許略作髻形因取額上髮分左右梳去各向後並兩旁髮合腦後漸絞上環小髻旁成飾或并解上邊髻相合作髻其形稍廣

大髻補用之

笄

以象骨為之長尺二寸所以安髮者用二介左右交

挿頭刻鷄形斬衰用竹齊衰用棹木長一尺喪笄折首

總

用黑繒尺二寸廣隨宜以束髮之本餘垂于髻後以

為飾喪用布總斬衰六寸齊衰八寸

填

玉石或骨為之屬統懸笄頭兩旁垂下當耳其制未詳

花冠

其制有二一如今東坡冠而體較低而兩角高而上廣前後葉亦較短而雜畫以花兩旁有孔受綠簪有黃纓頭用四片繒塞之一如程冠之制而葉各二疊

每後葉高中低角高上廣及畫花纓簪並同前制

祿衣

制如深衣而侈袂加一寸白裏用素紗為裏為異士妻所服

已巳冬金上舍時準氏適相見語及婦人服制開發良多因記之如右蓋其人習於古制而病吾東服飾之類於夷虜思以易俗深有望於士友然某也愚淺不能自信姑錄所聞以俟知者而更發焉

澁湖先生遺事

自清陰先生得東方道學之傳盛德大節聞于天下又數世得農巖先生道德萃為一世儒宗而先生實

爲農巖之嗣孫家學淵源之遠有自來矣先生天分既高克養有道修於內者有戰兢臨履之功著於外者有崇深磊落之標行篤彝倫動遵規繩正大之氣儼恪之容望之可畏及至接人藹然有春和之象雍容愷悌聲氣可樂也雖其早罹禍故滄桑萬變而確然不拔自任益重未嘗以流離困頓或慢其體道之工蓋造次顛沛而必於是也其爲學遠溯考亭近法尤翁博約兩至門路正當沉潛濃郁造詣精深日用工夫必以體驗踐履爲歸宿尤謹於義利正邪之辨立心行己當當亭亭無纖毫委曲每誦夫子天地生

萬物聖人應萬事直而已之語曰此實千古聖賢相傳旨訣而尤翁臨命猶誦此以戒學者此尤翁所以真得夫子心法者也常以夫子以後義理大明學者只當遵守遺訓不失其指而已不必爲架疊之說是故平生不喜著述其或劄錄經義答人質問有所辨說而又皆一本於朱子之旨論人物五常則曰論萬物之一原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論心則曰心者氣之精爽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此皆朱子定論而顛撲不破者也每謂近世論心性之說者未嘗不本於朱子但不知性有

偏全之非本然又不知心與氣質煞有分界所以其說愈多而輾轉差謬終不得朱子之意矣又以朱子集羣賢而大成一言一行皆可為入道之準的遂欲掇取其言行之散見諸書者名曰朱子遺事蓋嘗哀稟而未及成書然亦可見先生學之正一出於朱子法門矣其接引後學必勉以立志遠大而至其用力之方必令自卑而高由近而遠雖年稍長者必先授小學循序而進或有好高躐等驟語心性理氣者輒引狀貌不離中人高談每及性命之語以戒之也先生以盛德邃學承屢世忠貞之緒休戚之義世道之

責有不得辭者而不幸遭時艱屯棲身窮荒艱貞用晦付道滄洲及至晚年旌招屢勤禮遇殊絕而永矢初服莫回介石之志嘗曰吾以世祿之臣本非果於忘世者况今 聖朝昭晰先故 恩眷隆重仍責以世臣之義豈敢不奉承 休命惟是量時度分事無可為只為一謝 天陛屑屑往來亦無古義之可據此所以屢承 恩旨終不敢進身者也朝廷凡有問議輒皆辭謝前後除拜引疾辭職之外未嘗及一言時議或以為世祿之義異於草野之士事有關於存亡者不可不言而先生常以身不出言不出為正當

嘉山集
道理故終身守之無所改也嗚呼天之生先生夫豈
偶然真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而三代上人物也
苟使出而爲世用則可以扶世道而淑人心挽回隆
古之治而不行也亦命矣然而抱道山樊隱居求志
講明聖賢之心法益闡家學之淵源使後之人知道
學之可貴法義之可畏處心行已出處語默必以其
道而不敢苟則德業雖苑於一時功化實被於永世
此亦天之意也歟嗚呼悽矣

潞湖先生行狀籤論

先生之墓誌成於 正宗癸丑行狀成於 當宁甲

子請謚時皆中洲李公直輔所述也公與先生冢孫
書今廣議于家內及同門士友其意盛矣有善亦得
以伏讀竊記其一二愚見以取質焉

無以遣懷云云先生雖在禍故倉皇之中而不廢講
讀之工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而乃歸之於一時
遣懷之科豈不甚未安耶

京國杳然云云先生之不出世路實是禍故自廢之
意而詳此一段有若遯世長往者然恐亦未安矣
理氣心性是學問大頭腦處先生於此往復辨難見
於文字者亦多而篇中無所槩見何也豈以性理之

奧非所可驟語耶抑或別有以耶謹按先生答任同知弘紀書曰性亦是一箇理而已理則不能獨立必寓於氣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雖是二物元不相離雖不相離而亦不相雜自其不相雜而單指理則曰本然之性所謂不雜陰陽底太極也自本然而言之則萬物一原人也有健順五常物也有健順五常除是無此物方無此性纔有此物即具此性此所謂性同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也自氣質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故人獨全其健順五常而物則不全此所謂氣異孟子所

謂犬牛人之性是也又引程子說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物則不推人則能推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朱子說曰人物性本同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其論人物性同異此一書盡之矣嘗觀楊季達心有二氣吟尹屏溪氣質指心之說口號示諸生其和楊詩曰不分天地與人身有氣元來自有神氣有萬般神則一超然形外是心真又曰心體初非有二氣發爲情處見公私請從未發觀真面一點何曾雜氣來其詠屏溪說詩曰神非雜氣氣非神無體無

方卽是神須者此氣從他變誰說竒功不在神又曰
氣之神妙理之眞神不妙眞亦不神待到他時凡化
聖非渠功用更誰因其論心與氣質之辨此兩詩詳
之矣蓋先生爲學門路純正見理明透論說義理辨
析精微一本於程朱旨訣人物性同異及心與氣質
之辨是近日儒門大是非而先生反復論辨無復餘
蘊故先生胤子祭酒公臨沒略舉先生言行大致書
諸小紙送于洪伯能蓋爲日後採入行狀之地也其
言曰志氣豪邁性度嚴毅爲學一本朱子居敬窮理
力行爲三大事養德積厚輝光日新然居敬窮理古

或有斯人至於臨事洞辨義利水臨萬壑無一依違
者朱宋以後未知誰到這般境界也性說答任老書
盡之心說論尹楊數詩盡之晚來出處之義答荅溪
族祖書可考也其意亦可見矣惟此心性之論發明
親切大有功於斯文而至於論心斷之以一神字尤
是發前賢所未發蓋心亦氣也泛看則與氣質似無
分別然心與氣果是一物則何以主宰運用以致變
化之功乎故朱子曰心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
又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其不以心與氣混作
一物明矣但其界至不明無以分別出來先生拈出

神之一字則心即氣之主宰氣即心之所乘不相雜不相雜之妙於是可見矣因又切念尤齋先生平生言行一遵朱子則其於性理之論豈或異同而尤齋所謂甘雖屬土蜜豈性信之語與朱子枯木死灰亦有此理之意似或不合此必指氣質之性即孟子犬牛人性之意也屏溪所撰華陽碑中引以爲人物性不同之證未知其穩且此碑大意當主朱子之學春秋之義人物之論非其所急故先生今姑緩建碑之役以俟百世之議其義嚴矣而略無所發明何以解近世紛紛之論乎

諭大小民人

在清河時

孝養父母不違其志誠奉公上租賦必時兄弟親戚必相和睦夫婦和順無相怨離敬事長者無敢侵侮鄰里有急必相救助祭祀必誠事死如生修掃邱墓以安體魄葬埋及期無久外殯婚嫁有節無敢犯分士讀武射各修其業男耕女織無敢惰遊男女有別無相雜亂墾闢荒田無或陳棄耕播耘鋤無或失時廣植竹木以資生業畏憚松禁無敢犯斫慎守酒戒無敢酗亂愛養農牛無敢私屠博奕雜戲切勿留心非義之物一芥勿取男年十六必佩號牌

右二十二條皆切於民生日用而任洞任各相曉諭使之遵守勿失自官時時察飭考其能否以施賞罰并須惕念可也

諭境內士民

以下并在益山時

修身勤業生民之道正風敦俗守令之責茲舉最切者數條書于後以此傳示于面內士民俾各有遵服之效

一人有百行惟孝為大父母之恩古人比之於昊天子而不孝於父母何以為人哉必須竭力致養和顏順志衣服供奉之節務盡其誠亦須持身謹慎毋貽

父母之憂方可謂孝矣

一兄弟親戚均是吾父母吾先祖之子孫必須視同一體常存親厚之意切戒乖爭之習憂樂必共有無相資以盡敦睦之風可也

一鄰里之誼必當和好而近來俗習漸淪鬪狠日甚官到郡以來門外咫尺喧闐鬪爭之聲無時或息村民之以被打將死來告者殆無虛日誠極痛悶矣夫乖忿被打自是惡習况因此而不幸致死則其禍將至於何境設有可爭之事必須溫言順辭辨其曲直終不得自伸則亦當呈官訟辨切勿私相爭詰私相

毆打可也

一名分不可不正卑幼必敬其尊長庶民必敬其士夫無或有不遜之習可也

一邱墓祖先體魄之所托必當以時省掃芟除草棘雖或貧不具香火四時節日亦須上墓展省以寓追感之誠可也

一生民之業莫先於農作無或惰遊及時耕穫以供其租賦以養其父母妻子可也

一納糶供賦不可愆期此不惟道理當然亦可免徵督鞭撻之苦而小民之頑拒固無足道稱為兩班者

憑藉威勢不惟不納反肆詬喝官屬面任雖取缺莫敢誰何揆以法理豈敢自安乎必以古人租賦必先為法可也

一讀書修行士子之道務農食力庶民之事若或不守常業遊浪自恣或賭博或酗酒終至於亡身敗家此是不孝無行之大者凡我士民其各深戒可也
一村民為官屬所阻或有抱情願而不能自達者自本面一一採探即為報來可也

一邑弊民瘼之所當釐正者官無以盡知之郡中父老各以所見聞者一一陳籲可也

蘇山集
一郡中有不順於父母不睦於兄弟不和於鄰里不知長幼之序不有尊卑之分不務常業不畏法令遊放無度敗俗傷化者自本洞告于面任俾即報官懲勵可也

一以上諸條皆本於聖賢之遺訓莫曰言耄體念遵守同歸於善俗之美庶幾可觀其各勉旃

曉郡中諸吏

邑之有吏即古掾史之職所以承佐官長奉行公務者也爲官長者雖曰國之命吏至於邑事民情未出如吏屬之鍊習凡於政令施措未免有諮詢可否處

於是吏緣爲奸欺餌簞弄蠹害官政而官不照察爲其所誤終至狼狽者踵相尋矣人有恒言必曰奸吏猾吏秉彝人所同得豈彼吏屬之獨爲奸猾哉蓋吏屬終身應役於官而本無常料所資者不過如干復戶而已此何足以糊其口而庇其家哉偷弄侵剝賂取小利以爲一時資活之計其事可痛而其情實亦憾矣然積善者慶積惡者殃理所必然欺官欺民苟穿利竇長其奸習積以歲月只幸目下之取資不顧他日之養害豈惟畢竟現露身陷重戮冥冥之中必有餘殃之及其子孫豈不深可懼哉惟爾諸吏各相

勉勵勿循謬套一以奉法行善為心作奸犯科為戒
能得謹慮之譽終免奸猾之目則不惟身不陷刑罪
心有後福之繇長與其苟長奸習竟受實禍者得失
何如哉官莅任屬耳吏習之善否有未盡照察且以
慈惠之心或不無容貸處而一向如此則多少官事
將不免債誤之歸隨事察飭隨犯重繩勢所不容已
先此曉示以為諸吏輩遠罪歸善之地

諭郡民李興贊兄弟

面任報李興贊兄弟不孝於其父又爭財相鬪遂往

其里捉入與贊兄弟以文諭之

人受生於父母自幼撫愛飼養恩同昊天聖人之言

曰事父母之道和色柔聲樂其心不違其志安其寢
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如此然後可以少報恩德之萬
一而世間冥頑無識之類或私其妻子而忘其父母
凡得可衣可食之物必與妻子共之父母在堂不免
飢寒而莫之顧念此可謂人乎慈烏微物也而能有
反哺之誠今之人不思父母之恩不勉孝養之道甚
至於違拂其心加以悖辭是乃禽鳥之不若豈不可
哀哉古語曰養子方知父母恩今雖至愚之人莫不
知愛其子而能以此反思父母之恩者或鮮徒知响
哺其妻子乃忍寒餓其父母凡子事父母之道雖或

厚其衣食不能承順其心猶為不孝况并其衣食供
奉而不能致誠者乎罪列三千不孝為大豈不可懼
哉兄弟者同受父母之恩一體而分古人以兄弟比
之於手足其至親至重孰過於是相與友愛視以一
已飢飽苦樂必當與共而世或有兄富而弟貧兄饑
而弟飽者此已不義之甚而或爭其財產相與毆鬪
是徒知財產之可貴不知天倫之為重尚可以人道
責之哉大抵秉彝之性人皆有之孰不知孝於父母
友於兄弟之為美德不孝不悌之為悖行也但蔽於
私愛失其良心因循詿誤漸次陷溺畢竟同歸於不

孝不悌之科而不自覺也昔陳元之母告元不孝於
官官親到其家為陳人倫元感化卒為孝子乙普明
兄弟相與爭田訟之於官官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
弟易乖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
淚普明兄弟扣頭謝罪遂與和睦以此觀之世所謂
不孝不悌者非真惡人也偶然失其本心而然耳苟
能革心改過悖行孝悌事父母則和顏順志竭力致
養朝夕粥飯必先以供父母然後已與妻子食之四
時節服必先以供父母然後已與妻子衣之居處必
為安適教令必為承順父母或有不足之事必溫言

順辭委曲以諫切勿拂逆其意如此則孰不可為孝
子乎兄弟則相親相愛視同一體尺布斗粟必與共
分兄弟之飢寒視以己之飢寒兄弟之憂患視以己
之憂患婦女輩或有相訐之言切勿聽施莫生乖爭
之心益盡敦睦之義如此孰不可為悌弟乎夫好善
惡惡人人同情也人或加我以不孝不悌之目則莫
不勃然怒之而夷考其行能免不孝不悌之歸者鮮
矣其亦不思之甚矣噫罪莫大於不孝惡莫大於不
悌人而犯此罪惡子不可為子弟不可為身傷倫敗
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雖或倖免刑禍不愧於心

不畏於天乎凡為人子為人弟者其各深戒也哉

諭郡內士民

古者有每歲孟春布令諭民之法今歲邑已新要與
吾士民更始略具戒條于左其為體念

一詩稱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人不能孝親不可以為
人必須竭力致養適其飲食安其寢處順其心志以
盡為子之道

一兄弟親戚必相和好無或乖爭貧窮患難隨力救
助

一喪必致哀祭必致敬又以時省掃邱墓以盡追遠

蘇山集
之誠

一士子之道只在於讀書修行處心必正行已必端
言語必慎必以古聖賢為法

一生民之道莫先於農作修築堤堰以資灌溉耕播
耘鋤無失其期必盡人功以待天時

一酗酒鬪鬪最是惡行小則不免刑戮大則殺身亡
家切宜深戒

一人無常業遊戲賭博者實是亂民為父兄者切宜
痛禁不聽則告官懲治

一屠殺農牛 國禁至嚴實以一年耕作全藉其力

也今因 朝令掇罷官庖則為小民者尤何敢犯屠
乎各自深戒毋至抵罪

一租賦必先是古人美行而近來多食還穀不思辦
納以至貽害於鄰族者比比有之不惟受人怨毒獨
不內愧於心乎此後春則量力受糶秋則竭力納糶
切勿生侵徵鄰族之計

一應役於官者每得奸猾之稱以其有寅緣偷弄之
習故也此豈不可愧乎必須誠心奉公各守其分無
欲其所不欲自可無此弊蓋愛身惡刑人之同情官
屬亦豈無此心而不免於屢抵刑罪其亦可愍也切

宜深懲

一卑不陵尊幼必敬長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勿貪利而害人勿因忿而毆人謹身守分養廉知耻同歸於禮義之俗

諭各里洞長

天之生人賦性皆善孰不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而至或悖亂無行自歸於惡人者乃是汨於私欲非本性然也至若入人之室偷人之物此豈人之所可為哉此不過迫於饑寒不顧廉耻以爲一時保軀命之計然稔惡不悛禍殃必至神天怒之官民惡之畢竟

駢首於牢獄桁楊之間所以爲保軀命之計者終歸於戕滅其身之科豈不可哀也哉古者賢太守之爲吏也曉諭其民之爲盜者使之革心改面化爲良民者多矣近聞閭里之間往往有竊發之患而不佞不及古人旣不能威以戢之又不能德以化之使偷盜肆行民受其困其爲愧悶當如何也古有伍保之法五家爲伍十家爲保而今難猝行惟使一里之人互相糾察若於里內有遊浪無業行止殊常者一一捉納以爲懲治驅逐之地若或容隱回護從後現發則洞長及里人同受其罪惕念舉行之意一一知委

鄉約條例

鄉約之法昉自宋時而歷代傳述隨時增損綱條備具本末兼該實興化致治之要也恭惟我 聖上治法政謨動遵隆古尤眷眷於化民成俗之道元朝既誕宣 綸音仍命纂成鄉禮合編頒示八方上自三代下逮吾東凡禮教之關係鄉俗者靡不詳錄而備載陶鑄斯民措世太平之基實在於是荷歟感哉第念化俗之規自近而及遠合小而成大什伍閭族隨其所在而行之則里而邑邑而國將無所不達矣本府以豐沛故都人民繁庶而世教既衰俗習不古忘

親棄義蔑分陵上之弊徃往有之若不痛加糾率何以體 聖朝敦化正俗之意哉茲就鄉禮合編中取其簡而易行者別成一冊子附以數條節目先自府內各里暨于外村一一布示以爲永久遵行者

德業相勸

德業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爲衆集事能居官舉職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之類

右件德業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

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齟齬博鬪訟行止踰違造言誣毀營私太甚交非其人遊戲怠惰臨事不恪用度無節

右件過失各自省察互相規戒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于約長約長以義理誨諭之其終不改者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謂見尊者長於己二十歲以上者必拜見長者長於己十歲以上者亦拜路中遇尊者則下馬歲時致歲

謁於尊者長者同約有吉事如冠子生子登科進官

之屬慶之婚禮雖不賀以物助其賓客之費凡請尊長飲食既來赴

明日親往謝之敵者交使相謝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告于約長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謂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或為告之官司

疾病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孤弱孤貧無依者或為求婚姻無

所失誣枉有為人誣枉不能自伸者可以貧乏有安分生計不足者眾共以財若有死喪父母已喪其初喪

同約者往哭吊之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不哭及葬致贈或以酒食其役夫及小祥大祥皆吊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約長命直月徧告之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有能如此者亦當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凡慶吊則親往庶人則使人可也

已上四條皆就鄉約本文抄其易知易行者以為立約之本其舉行節次別成條件以附于後
一推士族有齒總者一人為都契長都糾次一人為

副契長副糾以主約中凡事

一擇士族年少有文識者二人為直月以主文書期會等事

一各面置面契長面長又置直月二人面有以主面內凡事

一各里置里契長本里尊以主里中凡事而糾察里內善惡以立風綱專在里契長必擇有地處有風力

人任之限以三十朔非犯罪及在喪勿適外村尊位必擇里中有文識人處之小里則合數里置一尊位

一各里量其遠近以十家為統擇勤幹者一人開庶民

中擇為統首以主統內凡事

一各里同約人置案列名里大則分而士族為一列

開散為一列庶人為一列會集時亦依此定其坐次

一名各於其班下書○凡士族限以青袴
錄若自他官來者明知其本色班族勿拘

一里內有實行可取者統首告于里契長里契長更

加查察果為允協公議則或別單或待會集時告于

都副契長外村則統首告于里契長里契長告于面

契長無異辭然後面里契長同為具單列其事行送

于都副契長

一都副契長收取各面里單子其實行可稱者錄于

善籍其尤表著者轉報營府以為別加褒賞之地

一里內有犯分違約傷風敗俗及車服踰制庶人之
著道施

唐鞋婚家僭禮庶人之著帽
及乘轎者之類統首告于里契長

里契長具單契村則而
長同參告于都副契長小則自斷大

則轉報營府痛加懲勵都副契長
罰以壯紙一東庶人從輕重

答決

一閭巷之間多有弊俗如僧徒之留接民家女冠之

往來僧寺稱以流頭游衍山間者自本里痛加禁斷

不聽則告于都副契長以為嚴懲之地甚者報
官懲治

一里內有可褒之善可懲之惡而統首契長若或徇

私掩置因他現發則都副契長稟于營府各別重繩

一每年三月九月各面里行鄉飲酒或鄉射禮兼行

讀法儀別有笏記無故不叅者論以重罰會集時各持小餅或預置遺財

取用○碁大功服內不叅小功七五日總麻七日外祖妻父母一月

一新屬兩面雖除雜役依 朝令正俗之事不可異

同凡此條約一體施行

一鄉約四條及此節目各里契長曉諭于里內民人

使皆誦習通曉或以里內有文識人定為教訓以教之

竊以鄉約之設其來久矣而 皇明時其法尤盛

趙文烈先生東還封事有曰竊見山海關以西每

村立鄉約所每月朔望約正副正直月等會見于

知府立椅前聽教退與約中人行禮而講其所聽

之教所教者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

訓子弟勤作農業不為非義等事蓋 高皇帝所

定之教也村巷之間多有列書于墻而相與誦習

是以父子兄弟不忍分門婦姑娣姒不相勃謗如

遇正至及生日則雖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

賀于家長雖賤男賤女相遇於道必作揖婚姻之

禮必以親迎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叩頭厥夫走卒

立必拱手齊足遼薊之地雖被千百年胡俗之染

而一沐 大明之化其所作新如此據此則 皇
朝治化之隆實本於鄉約而今我 聖上纂成鄉
書風諭四方蓋追 高皇帝遺意也為今日臣民
者孰敢不對揚而祇守也哉今此冊子雖就全文
中略加抄節而其大體則備矣於此而誦習遵服
久而勿失則自當同歸於化圉之中豈不美哉凡
我士民其各勉旃

蘿山集卷之八

蘿山集卷之九目錄

雜著

時務策

擬應 旨農政策

故都修城論

蘿山集卷之九

雜著

時務策

一曰田政古者井地之法有公田有私田國之所征只是公田不及於私田自魯宣公始爲稅畝及衛鞅廢井田開阡陌則天下之田皆歸於民而賦稅因責於私田先王之法於是始大壞矣我國之制結役名色許多有田稅焉有大同焉有上納紙地焉有邸人役價焉有柴炭焉有雉雞焉總以言之不過爲什二之稅然是皆出於私田且一領稅案逐年比總此所

以異於古法也然先王之法既難猝復則且因今制
釐革其弊可也顧今稅法多少紊亂或有有田而無
稅者或有無田而應稅者又或有甲者應乙者之稅
乙者應甲者之稅田界互易主名相左所納之數自
不得均平矣至於秋後執災實存古意而監司疑守
令之濫報守令慮監司之減削上下不孚鮮或從實
又書負輦因緣幻弄實者倖入災者反漏災政之不
公有如是矣且法無田災以一年再耕而然也今蓬
蒿榛棘之地十年不耕而猶應常法此豈制灋之本
意哉水田之白徵者固多而旱田尤甚頃年因宣召

入陳達 特令湖南先行查陳而旋有廟堂指揮必
使陳起相當蓋於累歉之餘人民流散田野荒蕪陳
者多而起者絕少以是查陳之令遂廢不行矣夫經
界必正王政所先白地之徵 朝家所禁而田制之
紊稅法之差一至於此生民安得不困感乎古人有
言曰欲法堯舜先法祖宗今 祖宗朝所定田案稅
灋俱在講而明之舉而措之何患乎宿弊之不祛仁
政之不行也哉其潤澤濶狹隨時損益則惟在得人
而任之耳或曰以朱子大賢經界之法不得行於漳
州以今民俗欲理會田政得無難乎曰國家事只論

蘇山集
一相苟使廟堂之上講畫已定措置得宜不爲不悅者之所沮敗則期以數年法立而民孚自當有運掌之效也

二曰軍制古者田賦出兵假如一甸之地爲六十四井而一井八家合爲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爲一乘約五家出一兵餘四家當車乘之費故士卒必精器械亦利矣我國則不然庶民之家父子兄弟皆不得免役法四父子重役特免其一然亦或有不能盡行者矣且收布上納之軍名色許多此則徵納有期不可違越故

必以壯實者充之其最貧殘最無依者乃充於東伍東伍軍卽緩急待變之卒也而身手器械無一可觀每當點閱之時所謂馬軍有馬者絕少或借或貰甚或負一破鞍而來步卒則塵刀啞銳木弓枉矢烏寡之不可試况責以赴敵摧陣乎不惟器械如此其人鮮有可用所謂軍伍非瘡殘將死者盡是黃口兒弱也夫黃口之簽法禁至嚴而試觀列邑殆無處無之蓋近來冒僞之風日肆免役之路甚廣或托於瘡譜或附於勲裔或稱名賢之後或冒向化之名稍有緣臂之勢者無不朵頤於此口傳事目郎廳帖文之

類一人得之十人賴之前日之納布充伍者大半爲無故閑民此外如驛保吏保世家募奴之類灑外隱漏者亦多以是簽括路狹闕額難填遂不免侵及於白骨黃口其間固不無面任該色輩幻弄而徐以察之其勢亦有所不得不然者矣先王之法五家選一卒卒安得不精而又何填補之難乎古制雖難猝復隨時經理亦有其道納布名色量宜裁減束伍軍必以壯實者充之各給保若干名使歲收其番修治軍裝馬兵亦依嶺南例官給馬價記毛烙印以時試閱使知進退坐作之節庶可爲緩急不時之用矣若夫

冒稱逃役之習必嚴加禁防限以幾式年考其帳籍世派明白者外一并沙汰定為成式曉諭中外其來歷分明者亦宜定其代數俾有限節則閑丁自裕可無軍額難充之患矣且郡邑鎮塚烽臺皆有所藏軍器而年久傷毀可用者少申飭所在官司時加繕修謹其藏守槍刀弓矢俾各精利因之為該官殿最可也古人之言曰士卒不練以其將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此乃交頊而並行者也

三曰糴糴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据此則古所謂倉庫乃蓄其贏
餘之穀以爲水旱不虞之備也後世則名以糶糴隨
時歛散因取什一之息此乃王荆公青苗之法而朱
子社倉亦略倣其意耳每當春夏艱食之時民多仰
哺其效甚博亦以爲荒歲賑貸之資則此固有國之
不可無者也然而出納之際蠹害甚多曰色曰落曰
石底曰計石各有名色各有升斗一石之納約入七
六七斗及其受出則多不過十斗許甚者雜以糶糠
不堪取食所受非其所納農民之終歲勤動粒粒辛

苦者歸於公然消縮如此此已可矜當其督納也面
任將差輩臨門詬喝鷄犬亦驚甚至於搜括家藏毆
曳妻孥或死轉桁楊囚繫牢獄或扶携老幼流散四
之其景象之愁慘爲如何哉若夫徵族之弊亦甚不
賞其符同面任匿產移徵者固無可言法親父子外
無得侵徵而今則不問族派遠近惟以徵納官穀爲
事諺曰查頭八寸猶爲近族此乃悲痛之辭也一人
分族之中雖賣田鬻產不論多少必如期納之以是
貧富俱困民無莫居之道每於捧糶之日闔境騷然
如經大亂以此言之其所利民者反歸於厲民豈不

可愍也哉論者曰糶糴之為弊至此莫如革罷之為愈然此法行之已久有難粹罷雖或罷之亦恐別生弊端因舊損益從便區處可也朱子社倉事目曰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將舊簿重行編排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行根治如無欺蔽即取其簿紐計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監官依此支散又曰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近後遠曉示人戶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結保每十人正身赴倉請米社首保正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

押保明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又曰所貸官米至冬納還差官將帶吏糾等公共受納兩平交量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按此事目槩如今糶糴濩而其冒偽疊受之弊嚴加禁切也蓋逐戶均分無得濫受則糶法自平無侵徵騷擾之患矣至於官屬積逋亦由於濫受已逋者摘發準徵如漚繩治自今嚴飭里簿外加受者雖一石以上與受同罪皆置重科其逋穀使監邑面任當納徵族之法亦宜限以寸數有服親外不得橫徵其最不可捧者略依年分給災之規量宜蕩減如此則官有濟貧

之效民無受害之端庶幾行之無弊也若夫還穀停
退之法固出於 聖朝仁恤之意畢竟不能無爲弊
之端蓋當凶荒之時如數準捧勢有所不行故姑爲
停督以待豐稔此可爲民力稍紓之道然田家之樂
歲終身苦自孟子時已然年雖稍登安保無納糴之
憂而并督新舊窘感尤甚其間亦不無文簿之差徵
取之濫此其爲害者多矣且停還之逐年分捧者昭
載法典而近因廟堂指揮一時并捧不惟法不信於
民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必須申明舊典分年以捧或
可爲還民安保之道也

四曰籍法周禮獻民數王拜而受之孔子式負版者
其重如此而因以知天下戶口多少賦役之分定軍
卒之調發皆據此而爲之漢高祖入關蕭何先收秦
丞相府圖籍可謂識務者也我國籍濫甚嚴凡漏戶
漏籍者雖一口以上皆置重科近來法禁漸弛土豪
武斷之類或數戶而合爲一籍奸民逃役之徒或子
壯而隱漏多年此其爲弊已極且其稱謂多所濫僞
有役而不書役名者有之無官而冒錄官名者有之
庶民幼學之稱亦多有之戶籍都監必擇有文望者
差之濫意甚重而此類漫不知何事操縱幻弄一任

吏胥之手籍法之壞未有甚於近日也抑又有壞事體而滋民害者何也守令七事中有所謂戶口增者蓋欲勞來安集流民皆歸以致戶口之繁息也而該府藉此爲重不問民戶之實數必責前式之比總或有若干戶減損則所納帳籍退却不受故爲守令者不得已虛張其數以充論責之苟免至於虛張之戶亦責籍費之米而既無指徵之處故自歸鄰族之侵夫虛增戶數以謾朝家已非事上以誠之道非理橫徵貽害鄰族亦非歛民惟正之意此又不可不變通者也自今嚴飭各邑守令親執考閱凡係冒稱者一

併從實釐正土豪奸民之漏戶漏籍者如法嚴繩獻府之籍不得虛增一戶監色輩之從中幻弄者繩以重律虛戶歛米之弊一切嚴禁如此則庶幾籍事歸正而民不受害矣雖然必使守令戶口增者自是良法美意今夫饑饉癘疫之餘民戶減縮或至太半或十之二三而虛增其數上謾下欺者固爲不可至於勞來安集之政不容少忽賦役均平無偏苦之害黎庶安保無凍餒之患四鄰之民自將襁負而至何憂戶口之不增而苟壞籍法也哉

五曰民產先王之世制民之產以開衣食之原故人

無凍餒之患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是也一自井地之法廢而民無恒產營營謀生日趨於利因喪其恒心者多矣我國土地南北長而東西短山峽多而田野少蓋八路旱水田通為六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結人民一百六十三萬一千六百十三戶以戶計田則地狹而人多然一國之人皆取足於此又或有富兼百家產者其故何也工商之家通功易事傭丐之徒從人仰食勤力服土者惟農民而已所謂一人作之十人食之者也今夫農民鮮有畝其田者例皆賃田而作之登場後既分與其半有借貸焉有官穀焉

有官屬而差之求乞者焉包載歸家以為卒歲之計者蓋無幾矣夏畦服勞日望有秋者豈宜為是哉其亦可戚也已農為天下之本而農民之難支如此國計之漸縮固其所也欲制民產當先自農民始殷周助徹之法雖難猝行宜略倣夏氏五十貢之制計其八九口所食分給若干畝因定什一之稅其無常業者漸使歸農則田野日闢民食自足民食既足則國用不患於不贍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真格論也或謂張子論井地之法曰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朱子亦曰可行於大亂

之後此豈可輕議者哉蓋彼繡錯之田本皆王土而轉相賣買便作私己之物則一朝奪之以與農民固難矣然天下事當視輕重大小而處之與其民失其業國不爲國孰如大行變通之政以致民國之俱安也竊嘗考列邑稅案則見存結數視當初所定殆減十之二三蓋緣遊食之弊漸滋生穀之土未墾而然也今若優恤農民使各知勸則自無不闢之田不收之稅庶幾大有補於裕國之政矣或曰歸農者固可足食大夫士奈何曰仕於朝者皆有常祿而祿不足以仁其家則亦各受田使家衆治之其胥子及俊秀

者皆得入學而亦皆有養故分田之法學校之政相爲表裏然後可以行之無弊也或又曰分田之制勢難猝行姑行限田之法如何曰此或猶賢乎已然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各立名號又或借他人之名計其見田逐名分排則外似有限內實兼并近來結役欲免戶首者多用此術今欲行限田安知無其弊也必也仕者有祿耕者有田然後庶有變通之效矣或又曰小民之難保不惟無田產專由於身役之重罷身布而行戶布之法如何曰田有粟米之稅家有布縷之征此古灋也頃年良役變通時亦有此論而不得

蘇山集
卒行者以其無役者有役或致人心之動撓也今欲行此法必須從頭理會胄子及俊秀者外皆當歸農農民之受田者從而征其家無所不可工商之有戶者征之逃故絕戶者免之仕者及入學者皆有優異之道通計一年身布之八及見存民戶之數較量分定以此充彼庶無不可行之端矣或又曰仕者有祿耕者有田工商各有其業吏胥皂隸奈何曰孟子論班祿之制曰庶人在官者同祿此亦依仕者之法而處之可也

六曰風俗程伯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爲本風者上之所施俗者下之所行也蓋民之所居雖十里百里之內山川隔而疆土別方聚羣分習尚各異苟非明教化以正之何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哉方今 聖明在上治具畢張凡所以化民成俗之道靡不用極至如鄉禮合編之頒行五倫行實之印布實是爲政之先務興化之大本也土自營府郡邑下至閭巷士庶苟能仰承 德意講習體行則何患乎教化之不明風俗之不美也竊觀近來民俗之壞敗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皆有物我反哺之道孔懷之誼知之者鮮矣親戚無敦睦之心鄰里絕周救之

風爲子弟者不務常業賭博是事不耻酗亂崇飲者
多凡此皆敗俗傷化者也所謂西學未知出自何人
而無倫無義拂人常性葬埋祭祀禮之大節而自甘
壞廢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而皆願速化彝倫斃矣人
理絕矣自古異端邪說之惑民誣世者多矣未有若
此之甚者也彼愚蠢無識者固不足責名爲士大夫
而亦或駸駸以入其爲世道之害尤當如何也此等
弊俗不可一二毛舉而其在爲治之道皆宜亟有以
正之也蓋風俗不正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紀綱
不立百度壞而萬事隳風俗之有關於治道顧不大

歟賈子曰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爲今 朝廷施
措出尋常萬萬既下慎擇守令之 教繼頒明禮敦
倫之書尚矣無以復加惟在守土之臣奉行之如何
耳此事不在於循習儀文講誦文字而已必須解說
其義明通其旨如何而定賓介尊卑之序如何而行
獻酢旅酬之禮如何而爲忠君孝親之道如何而爲
敬長親友之事耳慣心熟視之如著衣啜飯則禮教
不期明而自明人倫不期厚而自厚雖使挽而止之
有所不能自己者矣列邑奉行未知果能盡道否乎
而儀文之或不畢舉文字之或不熟看况進於此者

蘇山集
乎謂宜自廟堂明飭中外惟此兩書之言謗布坊曲
家論戶說使無一事之不舉一民之不知則其於爲
治也何有然其本實在於官司先之以盡身教之道
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抑又有一事國家所重莫過於
祀典而列邑奉行多屬文具社稷厲壇之祭守令鮮
或親行名爲儒士者又羞與執事之列自陪香陳饌
讀祝贊儀一付於無識校生雖或愆度違式莫之省
識有如不祭之歎至於鄉校書院則祭不用太牢而
名以齋饌必先宰牛炙肉引觴終日誼競莫重清齋
之地便作討食之場此亦一弊俗也自今嚴加飭勵

凡廟壇之祭守令必親行齋祝有司必以有文識士
子填差若或規避重施儒罰學官行屠取醉之習一
切嚴防不惟有關於祀典其於正風俗之道亦可有
補也歟

七曰科制天之生材無間古今而教養成就之道或
不如古則人材之日衰固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其教養之法備矣自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公大夫士之適子及國

蘇山集
之後選皆造焉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官之蓋自小學入大學至於官于朝其間多有節次必也學明材良得與其選雖欲旁歧蹂進不可得也後世則無學校教養之法無鄉里選舉之規爲士者惟以從事鈔襲爲進取之階平生伎倆不過於粉飾文句朮悅有司之目下此者不知操毫而曲逕夤緣惟務必得既得之後要官美職無所拘焉如此而士習安得不浮薄安得不躁競也今欲正士趨而成人材莫如復古者選士造士之法不然而從便損益近合時宜則朱子

貢舉私議亦可行之無弊也其言曰古者學校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詩賦是空言之尤者無益於設科取士當罷無疑諸經子史分之以年易書詩爲一科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諸經皆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論策則諸子諸史分年以附如此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蓋詩賦科初自隋唐之間而宋熙寧時嘗罷之至元祐初復之朱子又欲罷

之而議竟不行然空言無用不足爲取士之階則亦明矣然今之所謂治經實亦無用孜孜於記誦之工規規於音讀之辨而明理致用之實槩未有得尚何貴於經術也哉第以科制言之當以明經爲主而論以辨得失策以講治理亦非詩賦空言之比也諸經之分年論策之兼附已有朱子定論旣不能一遵古法則且從朱子之論以立時王之制亦一道也朱子貢舉議中又有所謂德行科者其言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古之教者

莫不以是爲急及至墮唐專以文詞取士尚德之舉不復見矣今且以逐州解額折其半以取德行而別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保明津遣撥入太學優其廩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赴省試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待後舉此蓋漢時舉賢良方正之遺法而我朝賢良科亦近此意今經史德行兩科兼舉而并行之庶幾無遺才之歎然其本實在於明教化而厲廉耻有司無阿私之意舉子無苟得之心自然考試精而選舉公何憂人才之不得也然則變通科制猶爲第二義

也

八曰學術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程子說也今世之所尚者多在於文章訓詁儒者之學則槩乎其未聞也所謂儒者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推以至於經世濟物者是已若夫文章訓詁之學雖近於儒者事非聖賢之所貴也古所謂異端即楊墨佛老而朱子所論江西頓悟浙中事功亦是自為一道者也我國則無此數者之弊而惟是鈇槩功令為

桔喪人材之大關揆上之簡拔者在是下之進取者在是學者安得不靡然向之正學之不明良由於是矣三代以後尊尚正學莫過於有宋然其末世猶有奸黨偽學之禁以錮賢儒至於我朝已卯斬伐之餘士皆諱學奸小之徒乃指道學為邪氣退粟諸先生相繼倡明之後世復知學之可貴矣然習俗之弊猶在士有修飭容儀繩趨尺步誦習經傳談論義理則輒羣起而非毀之夫憚拘檢而樂放縱棄禮義而趨利祿此固常人之情也苟非明示好惡以正其趨向何以變習俗之弊而歸之於先王之道也哉恭惟

我 聖朝崇獎道學禮遇賢德好爵之縻於山野玉帛之賁於邱園實是前世之所罕聞也風聲所暨觀感興起自當有鳶魚作成之效矣第念學之爲道已經先賢之闡明坦然如大路而能知其方得其門以入者蓋鮮矣或膠繞於文義訓誥或馳驚於玄妙虛遠或計獲助長尤急近效或務外欺人以盜虛名或安於卑近得小爲足或沮於貧窮有始無終如此者雖曰從事於學不免於適埴冥途終安能有所成乎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讀書窮理治心修身應事接物正義明道此皆日用間所當然之事至近而至易

至急而至切何所遲疑而等待亦何怠忽而間斷耶今若明正學以導之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學不可不爲嚴立規矩硬着脊梁勉勉循循日累月積自然心地開明持守堅固資深居安進於道也不難矣或謂孟子曰人性皆善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孟子之後學者多矣其能造聖賢之域者幾希孟子欺余哉曰學者立心當以盡者爲法其所造淺深惟在勉與不勉耳學而至於聖賢其理甚明不可以造道之難而或慢其進學之功也

擬應 旨農政策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於重農農不失利然後國有足食之羨民無阻飢之患風俗自羨教化自行矣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然則農之有關於國家爲如何哉方今聖明在上治具畢張尤眷眷於裕國重本之道繼述先休誕敷 聖綸欲收燭火之光以禪日月之明此乃大舜察通之念元聖知艱之謨推此心以往何政不行何化不成太平萬世實基於此豈不休哉竊以管蠡之見揣摩課農之要得八策敢此條列焉

一曰田制古者井地之灋實帝王爲治之本也田有定制民樂其業所謂一徹而百度舉矣後世此灋旣廢雖欲爲治皆苟而已然自衛鞅開阡陌歷漢唐數千年其間非無明君賢輔而竟不能復其古制朱夫子亦謂可行於大亂之後其難如是今不可輕議只當就其見行之制量宜消息之耳第今田政太紊統法不明實有所莫可理會者蓋我國田制隨其肥瘠高下分爲六等略倣古者井牧之法其制非不羨矣而土地所宜隨時變易今一定而不改在一等二等者雖沮洳陳棄而猶徵元定之稅在五六等者糞壤

易治變爲沃壤者亦不加稅且疆界紊亂征稅錯出或甲應乙者之稅乙應甲者之稅甚或無田者有稅有田者無稅水田之舊初不旱田之成舊陳者其所徵稅一視生穀之土白地徵稅法禁至嚴而此弊殆無處無之非惟法不信於民生民之困瘁實由於此也年前因宣召人建白頒下查陳之令民皆延頸有蘇保之望矣廟堂旋有指揮陳起之數必令相當而每年田稅槩狀如有新起已盡收入亦或有虛增其數者則今欲使陳起相當其勢未由列邑眩於舉行查陳之令遂廢而白徵之弊猶舊矣夫田政紊亂實

為農民之大患查別陳起正其稅法然後民無白徵之冤而可以各安其業矣三古井地之法雖難粹復且就 祖宗朝已定之制申以明之舉以措之則治道其庶幾乎

二曰察民情斯民厚生之原實在於農滿篝盈室百穀穰穰豈非人情之所願而或有惰農自安不昏作勞者或有棄其土田流散四方者或有羞爲農民不肯服力者其故何也蓋後世爲農者多所失利極其勞苦而初無厚生之樂何所知勸也夫春疇舉趾夏畦鋤禾以至灌溉收穫之功極天下之勞無以加此

而及其收成之後有田稅焉有還穀焉有私貸焉有里監官卒之朮乞焉賃人田者又分與其半於田主其能得卒歲之資者鮮矣甚則只持箕箒而歸其服勞如此而其失利又如此農之無所勸固也且夫農民侵撓多端無以奠居而力業舉其大者則軍布之里徵也還穀之族徵也征歛之或濫也近來閑丁免役之路甚廣世代役民子孫忽然投屬於 瘠瓜勲裔或冒托名家譜牒或憑藉郎廳帖文或假稱驛保吏保此類甚多而軍丁之闕額無以充填不得已侵及於乳下兒塚中骨而猶患不足則於是有里徵之

弊矣蓋列邑之規軍丁闕額必使本里代定如未代定則其身布自本里分徵闕額浸多而分徵之數隨以亦多民無以支堪逃者相續逃者衆而餘民之難支益甚村落處處空虛民事誠可悶矣糶糴之弊不一其端族徵一事尤爲村民之大患親父子外不得侵徵雖有明文而近來面任輩不問族派遠近惟以徵納爲能事搜括家藏毆曳妻子甚至於宛轉桁楊之下囚繫牢獄之中其號呼冤恨之狀爲如何哉徵族之灋雖不能盡如法典所載同異姓間至親則其相助以納實非異事而今乃橫侵於不知寸數不知

面目之人至有查頓八寸猶爲近族之說則其爲弊之甚推此可想矣農民終歲勤動自己受食之選猶患不足而乃有此橫徵之端民何以支保乎國家征歛自有常灋而近來外邑舉行或不免無藝之歸冊紙一束之代捧錢二兩雀舌一升之代捧錢五兩此甚無謂至於破寺僧役之分徵民間逃戶漁稅之分徵陸民其他種種爲弊不一而足小民安得不重困乎惟此三者之弊不除則民無安保之道民既不安保朝夕遑遑莫能奠居雖欲責之以服力田卹其可得乎愚故曰勸農之道必以甄除弊瘼懷保小民爲

本也民無侵苦之端安居奠業各保其生則不待設法程督而自然有樂事勸功之心矣

三曰明農法治農之方不一其道而其要實在於用天因地勤勵不怠而已夫春夏之耕耘秋冬之收穫此天時之不可違者也高燥之種粟沃衍之種稻此地利之不可失者也然南北之風土不并故天時地利亦隨以異焉或早種而晚收或晚種而早收宜於野者或不宜於峽宜於峽者或不宜於野有不可一槩論也早晚之度耕播之節各趁其時各隨其宜無使有愆期失利之弊則農法於斯盡矣然使農民各

盡其治農之方實在於 朝家導率之如何耳書曰
欽若昊天以敬授人時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孟子亦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今夫農家之授時固有曆日而董飭勸諭使勿失
時則必待田畷之官矣至於財成輔相乃是帝王之
盛節惟此 聖明之世宜無不盡其道而雨暘之備
無或不無其患夫陰陽調順天氣和平然後可望其
歲豐之美而理陰陽順四時此宰相之責宜有反省
加勉之道矣至若農務之先後遲速有爭時刻看一
日之愆期便判一年之凶歉此古人所以謹於使民

而未嘗不以其時者也夫授之人時使知早晚之候
財成輔相以致天時之和又無非時動衆以妨農功
之事則上之所以導率者至矣其歲穀之登歟惟在
民力之勤怠蓋上天同雲益之以霖霖草木甲圻土
脉解散此正耕作之時也四鄰耒耜載南畝同我
婦子惟恐其後此勤於播時者也禾苗既長稂莠旁
侵當午鋤禾不憚汗滴之苦此勤於耘苗者也天氣
肅殺百穀登熟及時刈取絡續載歸有若寇盜之至
此勤於收穫者也夫如是則倉庾既滿室家康樂者
非幸也宜也不然而游惰自放百務愆期欲望其有

秋不亦難乎故記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不致勤動之功而能享豐樂之效者未之有也然則勤之一字實爲務農之要有不待他求者矣
四曰修器械炎帝觀風雷之象始爲耒耜以教天下此農器之所由出也歷代因之以之墾闢土田種植百穀其功大矣隨時異制或有巧拙之不同大要不出於炎帝之範圍也今農家所用耒耜或駕兩牛或駕一牛未知盡合古制而皆足以墾田而無所闕也其他如耘苗之資引水之具不論制作之如何亦皆有補於農功不必如周之鑄秦之耰然後可以備茲

基而治田計也且如我國鋤制漢南則木長而鐵短漢北則鐵長而木短然皆不乏於用也中州水車之制未知如何而我國所謂桔槔亦有載水灌苗之效如秧馬風扇之屬固皆切於用其制樣亦難詳知今不必強求古制只可因其俗而利導之耳且夫農畝之事只在人力之勤怠爲農民者若無服田力穡之心雖使良器美械備陳於前亦何補於用也哉愚故曰治農之法誠力爲本器械猶爲其次也
五曰禁遊民古者公卿大夫士胥子及凡民之俊秀入學其餘皆歸之於農食力者多遊食者少傳所謂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近來衣冠之類多不肯屈
首畎畝閭里無賴子弟皆以游浪為事出入於酗酒博
之場全球稼穡之艱難非士非農驕惰成習不知五
穀之分坐享再食之飽此所以風俗日壞農民愈困
者也若使此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入學就仕者外
一併歸之於農田野自闢穀粟自裕國無乏用之歎
農有足食之效也無事而食謂之素餐君子不取也
故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今夫遊食之人不念素
餐之譏徒長驕惰之習此聖賢之深戒可不思所以
反之哉且無賴子弟之遊浪無事尤有可深慮者酗

酒賭博是誤人之機穽而此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所事者酗酒也賭博也又或論人長短或論時政得
失其所為弊不一而足不可無痛懲之道凡遊食之
徒皆使歸之於農則不惟有補於勸農亦可為正俗
之要矣

六曰墾陳荒地闢田野治此王政之本也今此
聖明之世墾陳之令屢下又有起耕三年免稅之法
無田之民宜其樂就耕之而極目平野荒蕪陳棄者
處處有之本官面任雖申申勸耕而民不敢下手其
故何也蓋有田則有稅陳則免之此古之道也我國

則不然打量時若以起耕載於量案則雖陳棄數十
百年必徵稅於量案起主間有人墾其陳荒一二年
耕食則乃以此人移作起主無論陳起每歲徵稅人
不敢着手於陳田者此也夫土田之陳荒或因人家
之稍遠或因地力之瘠薄或因稅斂之偏重其旋起
旋陳理勢之自然而今一年起耕仍徵逐年之稅人
孰肯向意於此哉此所以許多荒田因成舊陳終無
墾闢之道豈不可慨也爲今之計逐年查田起耕者
征之陳廢者免之俾無白地徵稅之弊則無田者自
當樂就陳荒隨力耕墾田野不期闢而自闢矣

七曰稽前訓朱夫子莅南康莅漳州皆有勸農文其
目蓋數十條古今不同事或異宜而其切於時務可
收實效者亦多矣如曰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
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正月以後更多著
遍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
禾苗易長盛水難乾如曰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
拚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
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拚和入種
子在內然後撒種如曰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
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

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
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經軍投陳
切特別作行遣如曰桑麻之利衣服之所資切須多
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
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
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蠶有力如曰農桑之務
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疇越其罔有
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生民
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

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
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
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
渥也如曰耘耜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
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令仰
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惟此十數條皆是切時之
務推以行之其於農政豈曰小補云乎哉
八曰興學校務農之政興學之化各為一事其用不
同而孟子為滕文公論井地之法即繼之曰設為庠
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有若一串說來其故何也漢儒之言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貴乎力農裕用者
以其飽煖安居從善也輕若徒知足食之爲可樂而
不知禮義之爲何物是禽獸而已尚何責以人理也
哉後世此義不明或積穀千包財累鉅萬而不知養
其父母恤其親族至有父貧子富兄飢弟飽之譏豈
不寒心哉此固民習之不美而亦由教化之不行也
然則勸農之政雖不可忽而學校之教亦不可偏廢
聖賢之訓豈無所由而然哉今學校之教非不行也
而爲士者皆從事於組繪鉛槧爲釣聲名取利祿之

計至於悖親叙倫之道槩乎其未聞也爲士者如此
小民可知矣是以閭巷之間風俗日壞漢臣所謂抱
哺其子與公位倨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者不幸近之
矣父有教而子不順兄有言而弟不從物我相形驕
惰成習而少長之分尤爲掃如雖年在父祖之行者
乘醉詬辱無所顧藉禮數之不行如是縱使家家足
食人人鼓腹亦何補於治道也哉子適衛冉有僕子
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孟子之言卽夫子之意而實爲萬世
之大訓也夫

已上數條皆出於草野陳腐之談無足輕重於世
務况伏見兩度 綸音下者其於勸農之方纖悉
無餘又何待芻蕘之擇乎且其所須者農政也農
書也而今此所論出入汎濫間有不專為農務發
者尤不足以仰備 乙覽第伏念察通之 聖念
思聞一得之見俾得各效其愚無間貴賤奉讀
恩綸愚衷自激茲敢妄陳瞽說以備廟堂之或取
以財擇之耳

或問當今之為弊者甚多農民不得安居力業此固
大患也然今只論為弊之由而不言矯揉之道奈何

曰古人有言曰纔知是病即便是藥若知為弊之如
此則何難於捄之之道乎試以田稅言之則正其稅
案辨其田界俾無彼此互易之端無論水田旱田起
者征之陳者免之可無白徵之弊矣以軍制言之冒
托售偽非理免役之路一併防塞軍額不患於難充
而可無侵及黃白之弊矣以征歛言之分定多少之
數俾得相當如僧役漁稅之侵徵民間者一併革罷
則可無非理橫徵之弊矣以糶糴言之屢百年遵守
之法有難粹變而欲為因時更化之方各邑儲置之
穀多增其數每歲以大同穀改色以備不虞倉穀則

嘉山集
依朱子社倉法分置各百里擇其有地望勤幹人主
管出納以爲農民紓急之資可無俸糴騷擾之弊矣
惟此四者之弊既除而推類以盡其餘則農民可以
安堵而盡力畎畝之事矣然生民之苦樂專在於守
令故漢帝之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然則慎擇守令為安民之本而守令亦有拘於法
制不得展其所抱者此則又在道臣廟堂指揮之如
何耳

故都修城論

高麗太祖定都初無城堞光宗時築城二千六百間
名皇城顯宗時因姜文憲建議命李可道稍廣其規
土築凡二萬九千七百步北自松岳絕頂西過蜈山
龍岫東過鳩峴德巖設南門于舞峴之南今遺址宛
然我太祖開國二年癸酉截其中半改築以石周
二十餘里所謂內城或稱半月城者是也 鼎遷之
後因廢不修舊堞之存者自子男山東隅北至于松
岳山西至于都察峴南至于太平館左岡自此池遷
而東至于白溪之西大槩石築俱完但無女堞太子館以
址有未盡自是循子男山頂至于其東全無形址處

嘉山集
可二三百步此外間間有破敗處通以計之存者爲三之二矣初設七門今所存惟南大門在通衢之中樓閣巍然懸鐘於其上但無門扉之設進言西小訥里三門猶有虹霓之石北城小二門亦有形址東大門則毀壞無餘只傳舊基又有二水門在西南二門之間矣恭惟我太祖大王開國後臨御三載定宗大王元年自漢陽還都三年太宗大王受禪因為臨御五年復都漢陽其後列聖朝勳駕臨幸凡六度六聖駐蹕懸板揭在南門樓然則本府不當以麗氏舊都論在聖朝實亦一王京也且在圻

右控扼之處西南有大江之阻東北有青石白峙之險設置管理營所屬騎兵四百步卒三千各色軍校又三千餘名倉庫各穀二萬三千餘石銀錢廿餘萬兩居民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戶田畝二十七百五十八結富民之積聚又多在於其中山川環抱土地膏沃四輔緩急之可恃恐無過於是也第惟昇平日久陰雨計踈頽垣敗堞略不繕修軍民無依恃之所財穀無保守之道管理大營將未免虛設之歸此恐爲聖世之遺策也惟此半月城太半崩壞而存者亦多所毀石子皆在旁側因而修之可謂事半功倍也

或曰國家祈永之道在修德行仁城池非所急也且
今生民困瘁財穀不敷動衆興役非其時也此固然
矣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三代已然今不可偏廢
至於工役之興非可取必於一二年之間區劃經理
定其規模量時度勢徐而議之未晚也或又曰天磨
險阻之處既設城堞則雖無半月城何所損於關防
之謨也此則不然夫山城之設乃一時避兵之計非
爲國防患之地也天磨距大路三十里若使管理大
帥携其精兵利卒深藏於萬山中匝地人民誰爲之
全保孔道要衝誰爲之防守以此言之徒恃山堡之

險而不思城府之修者恐非國家之長策也府下儒
武合辭呈營請修築內城爾來百餘年矣頃年自營
門看審形址商度工費而輒以時詘舉羸議竟不行
識者恨之凡築城之規先觀地形財穀次之柴水又
次之此城三面阻山有平廣處有險阨處可蔽數萬
軍馬可謂得地形矣營中倉穀雖不甚多泰安倉在
城北十餘里之地歲米太萬餘包山路往來輸取無
難且富民數千戶聚在城中則其所儲錢穀緩急之
際亦可取以爲資公私積聚可爲數千兵一二年之
計矣城內山麓周圍殆近十里屢百年禁養樹木叢

鬱谷谷有溪澗源深流長且北通韶陵五冠山等處
樵汲之路亦甚便近修堞守阨孰有過於此者乎今
不思保障之計置此大都於空踈之地若當不虞之
時許多軍民財穀將不免為藉寇齎盜之歸豈不甚
慨然也哉蓋修城之論非特松民之願實為國家大
計而前後保釐相公因循未遑以至於此豈亦有待
而然耶相公既受管理重任鎮守西路控扼則凡關
係廟謨營務者經理區劃宜無所不用其極儒生俗
士不達時務其言固無足取而內外幕及許多父老
民庶豈無一可與議事者耶審度事理折衷羣言至

於惟斷乃成則惟在相公裁處之如何耳事關廟謨
當聽 朝家指揮而苟非自本營經畫設施又何有
底成之道耶鄉里之有此論久矣而故監察韓大勳
先朝壬子應 旨疏首舉此事事下廟堂竟不報然
自是此事不但為一時鄉曲之論而止矣孰能以此
揚扝于廟堂以為贊成訐謨之地也否遂書以俟之
云

蘿山集卷之九

